

佛說義足經卷上

定六

一部十六章 吳黃武年優婆塞支謙譯

禁貪第一卷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遇見禾穟心內歡喜自

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食遙見梵志喜樂如是便謂諸比丘汝曹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入城食後各還精舍即日夜天雨大雹皆殺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憤憂惱啼哭無能止者明日衆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便聞梵志有是灾害啼哭甚悲非沙門梵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比丘食竟還到佛所作禮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啼哭來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爲五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

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不可得當病瘦老朽是不可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凡人無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即生憂憤悲哀拍髀熱息耗身無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梵志我聞有抱諦桂者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來不以爲憂何以故已聞知諦當如是是不獨我家耗盡悉亦余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面目瘦色與我怨者快喜與我厚者代憂慘感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終不復憂也佛以是因緣爲梵志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 多少得前所士
痛憂亦無所益 怨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 不憂老病死云
欲快者反生惱 見其華色悅好
飛響不及無常 珍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退

諦知是不可追

遠憂愁念正行

念行致勝世寶
世人我鄉亦然
是世憂當何益

佛復爲梵志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戒現天
徑欲善其惡無堅固佛知梵志意更向正使
見四諦梵志意解便得第一溝港道如染淨

定六

二

王基

繒受色即好便起頭面著佛足又手言我今
見諦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法歸
比丘僧受我爲清信士奉行五戒盡形壽淨
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而去衆比丘便自
佛言快哉解洗梵志意乃如是至使喜笑而
去佛語諸比丘不但是返解是梵志憂過去
久遠是閻浮利地有五王其一王名曰桀貪
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悉患王所爲便共集議
言我曹家家出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謂王寧
自知所爲不正施行貪害百姓不急出國去
不者必相害傷王聞大恐怖戰慄衣毛悉豎
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莽賣以自給大

臣人民取王弟拜作王便正治不枉百姓故
王桀貪聞弟與將爲王即內歡喜計言我可
從弟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自陳說便
從王乞一際可以自給王即與之愍傷其厄
得一際便正治復乞兩際四五至十際二十
三十四五十至百際二百至五百際便復
乞半國王即與之便正治如是久遠桀貪生
念便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復
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國三國四
國便往攻悉得勝復正治四國復生念今我
何不興四國兵攻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
是時陸地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改号自立爲
大勝王天帝釋便試之寧知狀足不便化作
小童梵志姓駒夷欲得見王被髮拄金杖持
金瓶住宮門守門者白王言外有梵志姓駒
夷欲見王王言大善便請前坐相勞問畢却
謂王言我屬從海邊來見一大國豐樂人民
熾盛多有珍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欲得是

定六

三

國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謂言可益裝船興兵
相待却後七日當將王往適言天王便化去
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是時
王愁憂不樂拍髀如言怨哉我今以亡是大
國如得駒夷不堅獲如期反不見是時一國
人民廻坐向王王啼亦啼王憂亦憂王處憂
未嘗止聞識經偈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 目盛爲喜從得自在
王便爲衆人說欲偈意有能解是偈義者上
金錢一千時坐中有少年名曰鬱多鬱多即
白王言我能解是義相假七日乃來對到七
日白母言我今欲到王所解王憂母謂子子
且勿行帝王難事如然火其教如利刀難可
親近子言母勿愁憂我力自能證王偈義當
復得重謝可以極自娛樂便到王所言我今
來對其義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 已放不制 如渴飲湯
悉以世地 滿馬金銀 悉得不厭 有點正行

如角距生 日長取增 人生亦尔 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 日日復有金山柱天 狀若須彌
悉得無狀 有點正行 欲致痛冥 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 獣者以黠 獣欲爲尊 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 不隨愛欲 如作車輪 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 意稍得安 欲得道定 悉捨所欲
王言知意悉治卅地 盡四海內無不至屬是
亦可爲狀 乃復遠欲貪海外國大勝王即謂
鬱多言

童子若善 以尊依世 說欲甚痛 蕙計乃尔
定六 沔說八偈偈上千錢 願上大德 說義甚哀
鬱多以偈報言

四

王

不用是寶 取可自給最後說偈意遠欲樂
家母大王 身羸老年 念欲報母 與金錢千
令得自供

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母佛語
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梵志是也時童
子鬱多者則我身是也我是時亦解釋是梵

志痛憂我今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終不復著苦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聞是說欲作偈句爲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義足經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日增爲喜從得自在有貪世欲坐貪癡人既亡欲願毒箭著身是欲當遠如附蛇頭違世所樂當定行禪田種珍寶牛馬養者坐女繫欲癡行犯身倒羸爲強坐服甚怨次冥受病船破海中故說攝意遠欲勿犯精進求度載船至岸佛說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優填王第二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在拘薩國石澗土室中長鬚髮爪被壞衣時優填王欲出遊觀到我迹山侍者即勑治道橋還白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妓女乘騎到我迹山下車步上有一美人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顧見石澗土室中有一比

定六

五

王

丘長髮鬚爪衣服裂敗狀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鬼王便遙問何所在美人言近在石澗土室中王即拔劍從之見比丘如是即問汝何等人對言我是沙門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家沙門王言是應真耶曰非也寧有四禪耶復言無有也寧三禪二禪耶復言無有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王便恚內不解顧謂侍者黃門以姪意念是沙門凡俗人無真行奈何見我美人便勅侍者急取斷絃蟲來齧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無過今當恐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作大猪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王大猪近在王邊王便捨比丘拔劍逐猪比丘見王去速便走出到舍衛祇樹給孤獨園中爲諸比丘說本末比丘即白佛佛是時因是本變有義生命我比丘悉知經卷出話爲後世學作明令我經道久住是時佛說義足經繫舍多所願住其邪所遮以遮遠正道

欲念難可惠 坐可繫胞胎 繫色堅難解
不觀去來法 惠是亦斷本 貪欲以癡盲
不知邪利增 坐欲被痛悲 從是當何依
人生當覺是 嗦邪難可依 捨正不著念
命短死甚近 展轉是苦 苦從欲詆胎極
死時乃念怨 自可受痛身 生死欲溪流
流斷少水魚 以見斷身可 三世復何增
力欲於兩面 彼可覺莫著 莫行所自怨
見聞莫自滯 覺想觀度海 有我尊不計
力行拔未出 致使乃無疑 利云何曰惟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皆歡喜 利云何曰惟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
須陀利第三 離離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國王
大臣及理家所待敬事遇不懈飯食衣被卧
具牀疾藥供所當得是時梵志自坐其講堂
共議言我曹本爲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待
遇今棄不復用悉反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
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耳便共議今但當

定六

六

五

王

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共殺之以其死
屍埋於祇樹間尔乃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
子令惡名遠聞待遇者遠離不復敬之學者
悉不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爲
世尊壞瞿曇世無能勝我曹者即共行謂好
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復見用反以沙門
瞿曇爲師汝寧能忿爲衆作利不好首言作
利云何曰惟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
汝不能爾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著數中
也女聞大不樂即言諾是我職當也衆學言
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以後朝暮到佛所數
往祇樹間悉令万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殺
汝埋著祇樹間令瞿曇得毀辱不小女即承
教數數往來沙門所令衆人知女如是便取
女殺埋著祇樹間衆梵志便相聚會到王宮
門稱怨言我曹學中有一女獨端正華色無
雙今生云不知處王謂言女行來常在何所
共對言常往來沙門瞿曇所王言尔者當於

彼求便從王乞吏兵王即與之尋求行轉到
祇樹間便掘出死尸著牀上共持於舍衛四
道悉遍里巷稱怨言衆人觀沙門瞿曇釋家
子常稱言德戒弘普無上如何私與女人通
殺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乎食
時衆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衆理家人民
定六王

去至七日佛告阿難汝與衆比丘入城悉於
里巷四徼街道說偈言
常欺到邪冥 說作身不犯 重冥行欺具
自怨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 不守怨自賊
惡言截頭本 常關守其門 常尊及與毀
尊空無戒人 從口內衆憂 嫉心衆不安
博掩利人財 是最以亡寶 是惡皆可忍
是最以亡寶 有怨於正人 壯六餘有五
惡有道致彼 坐意行不正 欺咤有十万
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說如佛
所言即時舍衛人民及諸理家皆生意言釋
家子實無惡學在釋家終不有邪行是時衆
異梵志自於講堂有所訟中有一人言露子
曹事於外出聲言汝曹自共殺好首而怨佛
及弟子乎大臣聞是聲便入啓王王即召衆
梵志問汝曹自共殺好首不便言實尔王怒
曰當重罰子曹奈何於我國界自稱爲道而

無想放意妄語
衆鬪被箭忍痛
聞凡放善惡言
比丘忍無亂意
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謗不過七日耳是時有
清淨女字惟闍於城中聞比丘來食悉空還
甚卽念佛及比丘僧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
頭面作禮遶佛坐一邊佛爲廣說經法惟闍
聞經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從我

有殺害之心即勑傍臣悉收子曹遍徇舍衛
城里巷遍逐出國界去佛以食時從諸比丘
皆持應器入城時有清信士名阿須利遙見
佛便往作禮揚聲白佛言聞者不識四方名

心甚悲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
怨被惡名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
定六

八

王

緣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 多言亦得毀 亦毀於惡言
世惡無不毀 過去亦當來 現在亦無有
誰盡壽見毀 盡形尚敬難

佛廣爲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坐正座
須達便爲佛作禮叉手言我屬者悲身不識

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

被惡名佛是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鬪 被瘡不著想 念我忍意余
世人無善念 我手無瘡痒 以手把毒行
無瘡毒從生 善行惡不成

佛廣爲須達說經便到惟闍家直坐正座惟

闍作禮竟叉手言屬者我悲身不識方面所
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因爲惟闍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 內淨外何汙 愚人怨自誤
向風揚細塵

惟闍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與下座

聽佛說經佛爲說守戒淨行悉見諸道便而

去時國王波私匿具從車騎以王威法出城
到祇樹欲前見佛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遙
見佛便却蓋解冠却諸侍從脫足金屣便前
爲佛作禮就坐叉手白佛言屬者甚悲身不
識方面所聞經法不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
定六

九

王

被惡名佛即爲王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 解意諦說善 口直次及尊
善惡捨不憂 以行當那捨 奉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亂 制欲人所詰

舍衛一國人民悉生念疑佛及比丘僧從何
因緣致是惡名聲厄共視佛威神甚大巍巍

如星中月適無敢難佛悉知其所念便說是
義足經言

如有守戒行人
有疑正非法道
以止不拘是世
是道法黠所信
法不匿不朽言
自見行無邪漏
所我有以轉捨
求正利得必空
不著餘無所有
可瞋冥悉已斷
所當有悉裂去
已不著亦可離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摩竭梵第四

問不及先具演
欲來學且自淨
常自說著戒堅
不著綺行教世
毀尊我不喜恐
不著想何瞋喜
鮮明法止著持
以相空法本空
行不願三界生
云何行有處所

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我見淨無有病
有知是悉可度
見好人以爲淨
黠除凶見淨徑
從異道無得脫
定六
十
身不汗罪亦福
悉棄上莫念後
直行去莫念苦
常覺意守戒行
捨本念稍入行
有是行度四海
有所念意便縛
在上行想彼苦
不矯言審有黠
至見聞亦所念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
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學便著牀上共以
一切法無有疑

出於舍衛里巷四街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
得解脫今見死屍亦解脫後聞名者亦解脫
諸比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志
說摩竭功德如是食竟悉灑應器還到佛所
作禮竟皆就坐即爲佛本末說如是佛因是
本演是卷令我弟子悉聞解廣爲後世作明

諦見聞行力根

誰作世是六襄

不念身不念尊

亦不願行至淨

恩怨斷無所著

斷世願無所著

無所有爲梵志

聞見法便直取

婬不婬著汙婬

已無是當著淨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鏡面王第五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衆比丘
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
甚早我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與相勞傑便
就坐是時諸梵志自共爭生結不解轉相謗
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
知合何道我道法可倚行汝道法難可親當
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反前說多說法非與重
擔不能舉爲汝說義不能解汝定知汝極無
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戰轉相中害被一毒
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惡言如是亦不善子
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坐到舍衛求食竟

定大士

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爲佛作禮悉坐一面便如是事具說念是曹梵志學自苦何時當得解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王名曰鏡面時勑使者令行我國界無眼人悉將來至殿下使者受勑即行將諸無眼人到殿下以白王王勑大臣悉將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將到象廄二示之令持象有持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脅者背者耳者頭者牙鼻者悉示已便將詣王所王悉問汝曹審見象不對言我悉見王言何類中有得足者言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掃箒得尾本者言如枝得腹者言如墻得脅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大箕得頭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復於持前共諱訟象諦如我言王是時說偈言

今爲無眼會 空諦自謂諦 見一言餘非
坐一象相怨

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者即我身是時無
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時子曹無智坐空
詣今子曹亦冥空詣無所益佛是時生是義
具檢此卷令弟子悉解爲後世作明令我經
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尔

但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得尊行

自聞見行無比

已墮繫世五宅

自可奇行勝彼

抱癡住望致善

所見聞諦受思

見世行莫悉修

雖持戒莫謂可

興行等亦敬待

是已斷後亦盡

莫自知以致黠

悉無願於兩面

亦兩處無所住

意受行所見聞

定六

土

王

慧觀法竟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待
本行法求義議
但守戒未爲諦
度無極衆不還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老少俱死第六

聞如是佛在婆羅國城外安延樹下時有一
行車人出城未到安延樹車轂道敗便下道
一面抱愁而坐佛是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
求食道見車轂敗壞其主下道坐抱愁不樂
即說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 捨平就邪道 至邪致憂患
如是壞轂輪 遠法正亦尔 意著邪行痛

愚服生死苦 亦有壞轂憂

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壽年百二十死
復有一長者子年七歲亦死兩家俱送喪皆
持五綵幡諸女弱皆被髮親屬啼哭悲淚佛
惡觀法得正止見因問阿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
難即如事對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令我弟子

悉解檢是卷爲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時
佛說是義足經

是身命甚短 減百年亦死 雖有過百年

老從何離死

坐可意生憂

有愛從得常

愛憎悉當別

見是莫樂家

死海無所不漂

宿所貪愛有我

定六

慧願觀諦計是

是無我我無是

是出樂如見夢

有識寤亦何見

有貪世悉亦余

識轉滅亦何見

聞是彼悉已去

善亦惡今不見

悉捨世到何所

識神去但名在

既悲憂轉相嫉

復不捨貪著愛

尊故斷愛棄可

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問法采象子字

舍利弗亦在坐中聞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

隨律言亦無禮敬是時賢者大徇私亦在坐

中便謂舍利弗言無弟勿於老年比丘有所

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爲舍利弗說定意經

如有賢者子發道父在家至意復念淨法便

除鬚髮已信捨世事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

比丘諦莫忘念欲行止意觀意

欲可遠身且壞已垂諦無止處

無止者亦尊行愛不愛亦嫉行

在悲憂亦嫉行已不著亦可望

見聞邪吾不愛

亦不從求解脫 不汙婬亦何貪
不相貪如蓮華 生在水水不干

尊及世亦尅行

所聞見如未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參歡喜

彌勒難第七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時衆老年

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問法采象子字
舍利弗亦在坐中聞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
隨律言亦無禮敬是時賢者大徇私亦在坐
中便謂舍利弗言無弟勿於老年比丘有所
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爲舍利弗說定意經
如有賢者子發道父在家至意復念淨法便
除鬚髮已信捨世事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
附正離邪已證爲行自知已度時賢者彌勒
到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爲彌勒作禮便就坐
彌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宜於是事不能
對彌勒便起去入城求食竟已潔藏應器還
到佛作禮畢就坐以偈問佛言

姪欲著女形
得教行遠惡
亡正致睡卧
後反著色亂
坐值見尊敬
所姪遠捨離定六
大道解癡根
意著姪女形
是行失次第
本獨行求諦
不存捨正邪
失行亡善名
且思色善惡
聞慧所自戒
寧獨莫亂俱
漏戒懷恐怖
便欺出聲
堅行獨來去
諦見爲上行
遠計念長行
悉世姪自食
佛說義足經
載辭梵志第
佛在舍衛國當留三月竟一時於祇樹給孤
獨園中是時墮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

願受尊所戒
亡尊所教令
常行與慧合
無勢亡勇猛
已著入羅網
莫取身自負
長者子中
有爲佛作禮者向佛叉手者默然
見犯因緣惡
取明莫習癡
遠可獨自處
無倚泥洹次
自說淨法無上
餘無法明及我
著所知在極快
常在衆欲願勝
意念義忘本語
於衆中難合義
在衆窮便瞋恚
愚放言轉相達
轉說難慧所言
欲難義當竟句
所難解衆悉善
自計非後意悔

名威辭使之難佛取勝謝金錢五百梵志亦
一時三月諷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無勝
已者佛三月竟從衆比丘欲到墮沙國轉行
郡縣說經次到墮沙猴狹溪邊高觀殿中諸
長者子即聞佛衆比丘到國即相聚會合五
百餘人梵志言佛已到吾國宜早窮難梵志
即悉從長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
長者子中有爲佛作禮者向佛叉手者默然
見犯因緣惡
與言便內恐怖憚不能復語佛悉知梵志及
長者子共議作便說是義足經

定六

王

語稍疑妄思想
悲憂痛所言短
本邪學致辭意
已見是向守口
意在難見對生
辭悅好生意喜
自大可惰漏行
已學是莫空諍
多倚生痛行同
載從來去莫慙
抱冥柱欲難日
汝行華不見果

欲邪難正不助
坐不樂卧暗昨
語不勝轉下意
急開開難從生
出善聲爲衆光
著歡喜彼自彼
彼不學從何增
不從是善解脫
行求輦欲與難
今當誰與汝議
汝邪諦自守癡
所出語當求義

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持女比是大尊如
此人比我女便還家謂婦言兒母寧知得所
願不今得督踰於女母聞亦喜即莊飾女衆
寶瓔珞父母俱將女出城母見佛行跡文現
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督何故婦說
偈言

定六

十六

王

法義同從相傷
彼善惡受莫憂
意所想去諦思
螢火上遍明照

越邪度轉求明
於善法載何言
行意到來到聞
舉大將俱義軍

父言癡人莫還爲女作患女必得督即將女
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因白佛今以女
相惠可爲妻女見佛形狀端正無比以三十
二相瓔珞其身如明月珠便姪意繫著佛佛

知其意如火然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我本見邪三女

尚不欲著邪姪

邪亦正悉無有

從何言得其短

今奈何抱屎尿

以足觸尚不可

捨欲海度莫念

於際縣忍行黠

我所說姪不欲

無法行不內觀

欲已空止念想

出邪毒伏不生

雖聞惡不受厭

內不止不計苦

悉遠世求敗善

尊言離莫與俱

見外好筋皮裏

如水華淨無泥

重塵土不爲萎

尊安亦無所貪

內外行覺觀是

於黠邊說癡行

亦不轉所念想

行如度不墮識

亦見聞不爲黠

戒行具未爲淨

三不作墮行去

捨不教三世事

不見聞亦不癡

不離行可自淨

從黠解終不懈

便厭聲步三界

有是想棄莫受

有莫說守口行

制見想餘不取

便厭聲步三界

可我有墮冥法

諦見聞亦可謂

行如度不墮識

往到彼少不想

慧戒行莫望淨

於世俗無所著

等亦過亦不及

無戒行彼想有

於世俗無所著

不等三當何諍

異學擒飛第十

以見可誰有淨

從何言得其短

可我有墮冥法
諦見聞亦可謂
往到彼少不想
共所當得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
却黎子先跪鳩墮羅知子誓舍今波梨羅謂
娑加遮延尼烏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
悉已斷不空計
已著空誰有諍
在講堂議言我曹本爲世尊國王人民所待

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悉反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念是釋家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但當與共試道乃知勝弱耳至使瞿曇作一變我曹作二瞿曇作十六我曹作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頻沙王近親大臣語重謝今達我曹所議變意大臣即便宜白王如語王聞大瞋恚數諫通語臣已便還歸里舍衆梵志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門上書具說變意王即現所尊六人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諭得果自證終不信異學所爲便謂傍臣急將是梵志釋逐出我國界去梵志見逐便相將到舍衛國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從衆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洹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又手求願諾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重解使異學無餘

定六

王

語佛語王言却後七日當作變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至期日便爲作十万座牀亦復爲不蘭等作十万座牀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觀佛出威神時梵志等便各就坐王起白佛諾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禮佛聞梵志欲與佛捕道便作輶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礫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然燄動八方不蘭等見佛座然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然佛現神竟燄然則滅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爲便向內憂有悔意佛即起師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弥名專華色與目犍蘭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捕道佛言不須且自還坐我自現神足佛意欲使衆人得福安隱悉愍人天令得解脫復伏梵志等亦爲後世學

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時得住留佛時現大變
神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空中步行亦
箕坐倚右脅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
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
出水即滅乃從南方來復滅乃從西方來復
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說

定六

七

五

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葉蓮華頭上出千
葉蓮華華上有佛坐禪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
在空中散華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動十
方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是時梵志等默然
無願皆低頭如鳩睡時持和夷鐵便飛於虛
空見燄烟然可畏但使梵志等見耳適現子
曹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堅各各走佛便爲
兩衆人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
說愛欲好痛說其災害著苦無堅固佛以慧
意知衆人意更住不轉便爲說四諦中有身
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受戒
者有得溝港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是時人

民皆共生意疑阿因緣棄家爲道復有闘訟
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有三
十二相衣法衣弟子亦能作化人化人語弟
子亦語佛語化人默然化人語佛默然何以
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化佛即右膝著地向
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闘訟變何從起

致憂痛轉相嫉

起妄語轉相毀

坐憂可起變訟

欲相毀起妄語

世可愛何從起

從置有不復欲

本所欲著世愛

不捨有從是起

隨世欲本何起

從何有起本末

亦是世所有無

見盛色從何盡

以利是轉行苦

以故轉後復有
從何得別善惡

所制法沙門說

是因緣便欲生

世人悉分別作

所從歎有疑意

念從何覺慧跡

所有無本從何

盛亦滅悉一義

有亦無著細契

盛亦滅義從是

世細契本從何

從何念不計著

名色授著細契

寧度癡得解脫

從何得捨好色

所著心寧悉盡

不想想不色想

一切想斷不著

我所問悉已解

行漁悉成具足

是極正有何邪

尊行定樹林間

亦是法兩面受

願解法明學說

無所親從何滅

願說是解現本

去來滅無所有

解現賢本盡是

著壯色從何起

何緣因著可色

本有有色便起

因綠色著細契

從衆愛從何起

諦行知如解脫

非無想不行想

因想本虧隨苦

今更問願復說

設無不勝尊德

向經神得果慧

無有餘最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

疾行問度卅間

斷卅捨是彼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上

定六

二千

收穫郭反下胡禾穟遂音電蒲角愁憒妹反拍解
未反下羸力垂瘞烏爲慘感上七感反溝港上
侯反下禁貪上渠戰慄下良草薺下古
音講音聚淹王沾衣角距下背吉反草薺闕天際
反詆音底洿鳥故反鄙巨崎去奇蠡蟲蛇
音反咤竹嫁遍徇下徐潤汗美四微呻美
行示也瘡痒養屣所綺詰一起